

舒乙:父亲老舍的藏画(下)◆解宏乾

藏品蕴含老舍与画家间友谊

多年的收藏,让老舍有幸和不少当代的大画家成为好友,北方的有齐白石、溥雪斋、于非闇、陈半丁、李可染、叶浅予,南方的有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丰子恺、关山月、关良等。

老舍、胡絮青夫妇与齐白石的交往颇深。1949年后,胡絮青参加了妇女学习班、国画研习会,慢慢接触了一批画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老舍先生担任北京文联主席,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文联副主席,有机会和齐白石相识,还在各种文艺集会上经常相遇。

1951年的一天,文艺界的朋友们又聚会于齐白石的画室,胡絮青当众表示非常愿意向白石老人学画。在朋友们的鼓舞下,胡絮青向齐白石行跪拜礼,成了齐白石的正式女徒弟。从此,老舍夫妇常常结伴而行,频频出入于齐白石的府上。

舒乙说,此次捐赠给作协的13幅画作中,齐白石名作《蛙声十里出山泉》和《凄迷灯火更宜秋》便蕴含着老舍与齐白石之间的友谊。“1951年,老舍先选了苏曼殊的四句诗句,向齐老人求画。老人很漂亮地完成了四幅作品。随后,老舍又找了四句表现难度更高的诗句再向老人求画,其中最难的就是查初白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和赵秋谷的‘凄迷灯火更宜秋’这两句。”

在舒乙的记忆中,流传的说法是,老人得到命题后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灵感,提笔完成了奇妙构思的绝品。其中对《蛙声十

里出山泉》,他用重墨在纸的两侧画了山涧,急湍的山泉在山涧中流淌,水中游弋着六只小蝌蚪,上方用石青点了两个青青的远山头。画中不见青蛙,给人一种想象,蛙声传出了十里之遥。老舍将其挂在了客厅的西墙上。“来家里作客的文人、画家很多,消息立刻传出来轰动一时。老舍对于齐老人的聪明、才气倍加赞赏,称他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

这张画的故事上了小学教科书及齐白石的几种传记。此画还正式出版了国家邮票。故事至此还没完,2011年,北京文史研究馆的《北京文史》杂志改版,向舒乙约稿,舒乙写了篇题为《齐白石和老舍、胡絮青》的长文章。文章发表时,竟然同时刊登了老舍先生当年求画的原信,信下面注明是“北京画院供稿”。舒乙说:“当时看到这封信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原来老舍的求画信中,除了那四句诗,后面他又用红毛笔写了绘画的构思,其中关于怎么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老舍写道:‘蝌斗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



■ 傅抱石《桐荫图》

声可想矣’。”可见那时,老舍与白石老人之间友谊的真诚和无间。在信的最后,老舍还写道:“附奉人民券三十万,老人幸勿斥寒酸也!”老舍拜。舒乙解释说:“这四幅画一共三十万,其实就是三十块钱。当时齐白石的画很便宜,一方尺一块,工笔草虫加一块,西洋红加一块。因为西洋红要用进口的原料,比较贵,所以要加成本。”

老舍与很多南方画家的相识始自抗战的重庆时期,其中有现代山水画大家傅抱石先生,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1953年秋,傅先生又到北京来,照旧被老舍请来家中作客。舒乙回忆道:“谈话之中,突然老舍提到一张叫《桐荫图》的旧作。傅先生吃了一惊,原来这是一张傅先生自己很喜爱的画。画的是重庆金刚坡下的旧居,屋子建在

几株高高的梧桐树下。傅先生用他的大泼墨和多层次的丰富笔法将整个画面布满了梧桐枝叶,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树阴下一间小茅屋,看得见屋内有三个古人在赏画。当时,郭沫若曾见过此画,颇为欣赏,很想收藏,傅抱石竟然没给。时隔几十年,想不到,老舍也还记得这张画,无意之中问了起来。傅抱石先生立刻受

了感动,连忙回答:‘还在,还在。’接下来老舍先生向他求画,他允诺,并没有多说什么。”

回到南京,傅抱石将《桐荫图》找出来,郑重其事地在绫子圈的左下方用毛笔字写了一篇题跋,共计一百三十三个字,将这幅图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清清楚楚,然后将此画派专人带到北京,赠给了老舍夫妇。

老舍对画家朋友的关心,从没有间断过。从在齐鲁大学任教,到抗战期间在重庆担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部主任,再到1949年后,他结识了大批的新老画家,为他们出版画集、办画刊。建国初始,他关心画家生活,调理老画家们的思想情绪,还经常亲自开列贫困画家名单,送赈济款,有时还自掏腰包给予照顾。他和画家们一起建立了“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及“北京中国画社”。

在舒乙讲述的老舍先生收藏经历中,几乎听不到有关金钱、价格的描述,说的、藏的却都是现代书画的精品。老舍先生之所以因收藏结交众多画家朋友,惺惺相惜,情同知己,皆因老舍不但爱画,且懂画。他收藏的很多作品,多数为朋友馈赠,其中都是有钱也无法购得的稀世珍品。每幅画所蕴含的“友谊的价值”,更显得弥足珍贵。

老舍评画有独到见解

老舍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说他“不懂画”,“不懂绘事”,是“外行”,“看我们看不懂的事物,是很有趣的;看完而大发议论,更有趣。幽默就在这里。”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老舍开始公开发表观画感或评论。据粗略统计:从1933年初为《海岱

画刊》写发刊词,到1963年登岳阳楼题胡絮青《三秋图》画稿诗,30年间,老舍公开发表的评画文章和画集序文达23篇,还有数篇有关绘画的散文;为画家画稿题辞赠诗已发表的达几十首;被老舍评论或点评到的有名有姓的画家足足在40人以上,像傅抱石、李可染、齐白石等每人被批评都有数次之多。

以《沫若抱石两先生书画展捧词》一文为例,其内容含量之丰厚、对评述对象理解之深和把握之准,令一些平庸的长论甚或专著相形见绌。文章用不到三百字评述了郭老的人格、书法后,直击傅抱石的起笔,把赵望云、丰子恺、关山月、林风眠、谢趣生等同时有代表性的画家全拉出来论列比较一番。不但精确点评了各家的特点、优势,而且恳切指出其弱项软肋。

舒乙也还记得:“他对美术有极高的见解,平常他跟朋友之间谈话,有很多内容涉及美术。很多人碰到有关书画的问题,经常来请教他。甚至求他帮助买画。经常看见他指着那些画给客人详细地介绍,这张好在什么地方,那张里有败笔在什么地方,说得极其透彻。

到老舍先生家作客,观画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是众人公认的一大乐趣。如果谈得投机,老舍还会由书墙壁橱里取出更多的画来展示,一边看一边充当讲解,他对画有独到的见解,听他谈话也是莫大的享受,往往令人流连忘返。

老舍对于书画的收藏也许早已超越了他的初衷,广博的书画理论知识,穿透力极强的读画慧眼,对同时代书画界及画家们的全面了解和深刻观察研究,再加上一直以来的热情、酷爱,老舍影响的是一代中国画家。当时的众多画家,无不以能交上这样一位真诚的朋友而荣幸。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4期

唐云传

郑重



10.在新华艺专教书

唐云来到上海滩一炮打响,赢得新华艺专校长汪亚尘的称赞,说唐云是“杭州的唐伯虎异军突起”,并向他下了聘书,请他到新华艺专任教。唐云接受了汪亚尘之聘,就到新华艺专教书去了。他教的是山水,教课的任务很重,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要画许多课徒画稿。除此之外,唐云还要画一些混饭吃的画,否则只靠新华艺专的新水收入,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唐云晚上工作得很晚,清晨往往起得很迟,有时来不及吃早饭,就直接到学校去上课。

一天清晨,上课的时间快到了,唐云才刚刚起床。他把裤子往腿上一套,披上长衫就向学校赶去。走进教室,学生们都在等着他。这次讲的是山水的皴法,什么牛毛皴、斧劈皴、披麻皴……在课堂上,唐云讲得头头是道,又把课徒画稿拿出来示范,但是学生对上课似乎没有兴趣,只是看着他笑。是讲错了,还是没有画错,唐云不知所以然,还是硬着头皮把一堂课讲完。

下课之后,唐云挟着课徒画稿走出教室,回头看看,学生们还是站在教室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哈哈大笑。“是背上有什么东西?”唐云以为是恶作剧的学生,把一张纸片或什么东西粘在他的背后。他脱下长衫一看,背上什么也没有,学生们更加哈哈大笑了。“你们笑什么?”唐云不得不问了。“你的裤子——”其他的学生都溜回教室,只有一位女学生还站在门口看着他。唐云低头一看,原来他把那条中式的夹裤穿反了。裤子的衬里是俞亚声用破布拼起来的,一条腿是绿布,一条腿是红布,成了一条鸳鸯裤。

在新华艺专教了一段时间,唐云又应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之聘,到美专去任教。到上海美专不久,日军就实行“强化治安”的伪教育制度,要教师和学生联保。唐云表示抗议,遂辞去上海美专教授的职务。唐云又开始了单纯的绘画生活。

单纯以卖画为生的画家,举办展览会,固

然可以推销自己的画作,用取得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但更重要的还要和以经营书画为业的书画庄建立关系。这时,各派的画家都云集上海,鉴赏家也自然居上海的为多,这样书画庄便应运而生。这些书画庄多集中在河南路、广东路、汉口路一带。所谓书画庄,经营的内容当然不只是单纯的书画,还经营各种宣纸、信箋、扇面,为做寿的人家做寿文,写祝寿的对联等。

画家要依靠书画庄,书画庄也需要依靠画家。每一个书画庄的背后,都需要一批著名的、有影响的画家支撑着,否则这个书画庄就上不了档次,生意就兴隆不起来。书画庄为一些有名望的画家建立“标签”。所谓“标签”就是一个账本式的东西,上面写着画家的名字,标上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的尺寸和价格,来订画的人就根据这个标签上的价格向画家订购。每个书画庄都有几位跑街小伙计,根据购画者的要求,专门到画家的家里去取画,这是对有名的画家而言。一般的画家,只好自己把画送到书画庄,放在那里寄售。

靠近天津路的山西路上,有一家五云堂笺扇庄。荣德生创办的申新纱厂的经理部就坐落在天津路上。荣德生每天要来这里上班不用说,还有一批高级职员也都在经理部上班。在荣氏家族及高级职员中,有不少都是书画爱好者,收藏各家的作品,像荣毅仁就专门收藏各家的梅花。申新纱厂经理部的人,在工余饭后,都欢喜到五云堂转转,口袋里装着钱,碰到喜欢的就买上一件两件。有的人虽然不是太喜欢收藏,但由于书画不会贬值,积蓄些钱买几张书画放着,要比把钱存在银行里更好。

有一天,荣毅仁来到五云堂,对老板说:“别人的画我都有了,就是唐云的画没有,你这里有没有他的画?”同荣毅仁一起来的还有荣德昌,也在旁边说:“这个杭州的唐伯虎像苏州的唐伯虎一样走红,越是走红的画家,画越是难以搞到。”老板一翻标签本,还没有为唐云立下“户口”,就随口说:“我们是小店,他的东西还没有送来过。”“我去试试看。”站在柜台旁的小伙计说。这个小伙计此时才十九岁,名叫沈智毅。“如果能搞到,我要四张方的,四张圆的。”荣德昌说。“不见得就能搞到啊。”荣毅仁似乎不大有信心。“成不成,我跑一趟试试看。”沈智毅说。

30.想用你的才

一天临近中午,做完钟点工来到洗浴池,当我穿过大厅快到女浴池时,一个粗狂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是梅洁雅吗?”“嗡”的一声脑袋大了,因为已确定喊我的是谁了,城关一村书记兼远海集团总经理阎一方。我佯装没听见,迅速逃进女浴池。原以为会不了了之,没想到刚换上工装,吧台女服务员就进来说老板找。

来到猪头纹办公室,阎一方的满身肥肉正堆积在老板桌后面的旋转椅上。看到我,他站起来,向我伸出一只肥硕的大手。“你好!”“阎总好。您找我吗?”“没想到全城有名的美人能干这种活!能屈能伸,大丈夫啊!”

阎总,您好像用词儿不当啊,我不是啥美人儿,更不是大丈夫,我只是一普普通通的女人,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谈不上屈不屈!”

“对,干大事儿都是从最低层做起的嘛!哈,这也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哪!”

猪头纹毕恭毕敬地给我端过一杯水:“你还不知道吧?咱这儿是阎总一个分店呢!对不起,不知你与阎总的关系,照顾不周的地儿多担待!”“老板客气了,我凭劳动吃饭,不需多么照顾。”我闷闷地回答。阎一方瞪视猪头纹:“作为一个高层管理者必须学会用人,你缺乏的就是这个!人才就在眼皮底下你居然没发现!”“我失误……”猪头纹诚惶诚恐。我微微一笑:“这么说,阎总想用我我这个人才咯?”

“当然!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即将开张的新分店经理,月薪每月五千,哦,五千不好听就六千吧,然后参与年终分红,你意下如何?”“您的好意我领了,但不能接受这种安排——无功不受禄嘛。”“你顾虑啥?”“不是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我妈随时都有手术的可能,我连钟都不敢保证天天撞,就更谈不上尽职尽责了!所以真的无法胜任这份工作啊。”

“这不是问题。既然在这个时候聘你,我自然会考虑到这个因素。放心,你尽管安心陪母亲治疗,我会给你配备一个得力助手。不过,你考虑的恐怕不是这个吧?你最大的顾虑是我,对不对?”我的脸发烧。

“我性格很直,喜怒哀乐全在脸上,我承

认喜欢你,可我聘用你的原因很单纯,就是想用你的才!”“可我并没有管理洗浴的经验啊。”“经验是啥?关键是素质。我了解你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有很好的社交能力,这就够了。你以为我会拿生意要玩儿吗?开玩笑!如果实践证明你不称职,我会毫不犹豫炒掉你!别以为我喜欢你就可以玩忽职守,感情跟工作是两回事!咋样?如果你真干不了,我就另觅人才了哦!”这番话有理有力,让我刮目相看。

“谁说干不了?我要干就干正正当当的!”“好!我就给你一个正正当当的!刚刚我不是说了吗?我的分店很快就会开业,就按你的理念来经营,这总可以了吧?”“如果真那样,我就答应你!”“好!一言为定!”

手机响起。阎一方打开翻盖,一娇滴滴的女声隐约地传过来。

“喂,思怡啊,咋样?初科长答应了吗?哈哈,你把张局搬出来了?哎哟,还是你厉害!知道,他刚调来是要表现呢。好,待会儿我多敬你俩酒!”

合上电话,阎一方瞅瞅我:“今天中午要宴请公安和缉私分局的几个人,你也参加吧,跟人家认识认识。”

见初科长的第一眼——真特利耶,就如一尊希腊雕像,无可挑剔的轮廓勾勒出像欧洲人般傲挺的鼻子,极具张力的下巴,眼睛发出的竟也是蓝幽幽的光!浑身散发着一股英武豪迈、沉着冷静、精明干练。一开口一口东北话。一谈下来是铁岭的!

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因为大家全是赵本山的粉丝。但初科长不管大家咋热情愣是滴酒不沾,说不能违犯规定。阎一方冲我这个副陪使了个眼色,我冲初科长嫣然一笑。

“人生有四大喜,初科长今天遇上一件,怎么着也表示一下呗。”

初科长呈思考虑。

“第一喜是久旱逢甘霖,第二……难道梅经理也是东北人?”“我不只是东北人,而且——我也是铁岭那个地方的。”

酒宴结束后,初科长很大方地递给我一张名片并要了我的电话。“有事儿一定给我电话。”“好的。不怕麻烦就行。”“二十四小时热线为你开通。”

养女



刘洁